

汪曾祺先生的一段桐庐往事

刘劲松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 100 周年，多家出版社出书纪念他，故乡高邮还新落成了一个纪念馆。虽然遭遇新冠疫情，“汪迷”们还是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纪念这位著名作家。

1988 年 5 月在浙江桐庐，我与汪曾祺先生曾有一面之缘。那时我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记者，奉命陪几位作家去浙江桐庐采风。几位作家中，除了少儿科普作家叶至善（叶圣陶的长子）、军旅作家韩静霆外，还有一位“老而成名”的作家，就是汪曾祺先生，他那时已年近七旬。

桐庐历史悠久，素来是文人骚客的吟咏之地。我们一行人刚刚从北京抵达桐庐，就有县城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送来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历代文人吟咏桐庐山水的诗词集。汪先生拿到这个小册子后，连连称好。我们住在老县城宾馆，吃过晚饭天还没黑，几个人就出来散步。作家韩静霆最是活泼，趁着酒兴，来了灵感，指着路两旁的二层楼房的木窗子说，这些窗户后面会有什么故事呢？并由此提起写小说的话题，汪曾祺先生指着我和另一位报社女编辑说，“你们两个小姑娘也可以写写小说”，并热情地鼓励我们“多写”。初夏时节，江南正是细雨蒙蒙，我们几个外乡人在街路上高谈阔论，想必也成了窗中人眼里的“风景”。

在桐庐，我们参观了尚待开发的瑶琳仙境，踏访过山下的竹林人家。转天去参观严子陵钓台，此处因东汉严子陵隐居而得名，汪先生一路上谈古论今，兴致很高。一行人走到山顶茶园品茶，汪先生喝着新茶，说起茶事，又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晚饭时喝了黄酒，兴味盎然。回到宾馆，应当地接待人员的要求，汪曾祺和韩静霆分别为当地留下墨宝。“沉潭千尺钓 万古一羊裘”，刚看完严子陵钓台，又吃过老酒，汪先生乘兴提笔写字。他下笔速度快，那字更似枯藤般遒劲，字态有一股安然的气度。写好题字之后，出乎意料的是，汪先生提出要给围观的两个晚辈各写一幅字，给我写的这幅字是柳永词《满江红》中的一段：“桐江好，烟漠漠。波似卷，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能够得到先生的墨宝，实在是我与老先生此生的缘分，我珍藏至今。

我们在桐庐采风期间，恰逢沈从文先生在京辞世。噩耗传来，汪曾祺悲痛不已。报社紧急约请汪先生写一篇悼念老师沈从文的文章，我记得那几天汪先生神色凝重，他就在宾馆的小桌子上，用钢笔在稿纸上写下了悼念文章《一个爱国的作家——怀念沈从文老师》，文章刊于 1988 年 5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篇文章篇幅虽短却笔锋犀利，“沈先生已经去世，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对他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一次他不再是“淡淡的笔墨写故人往事”，而是直抒胸臆，称沈从文是“一个极其真诚的爱国作家”。5 月 26 日，他又作《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刊于《人民文学》上，怀念他的老师。

如今，汪曾祺这位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作家，离开人世已二十多年，在他身后他的作品却愈发受到追捧，就像一瓶瓶陈年佳酿，历久弥香。我每每读汪先生的作品，总能想起这一段桐庐往事，恍惚间仿佛看到他在茶山上，把盏侃侃而谈的样子。就像桐庐的青山绿水，汪先生不老。

江南的古典园林，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但是，透过各式的砖砌花窗，如果没有看到芭蕉树，这园林好像总少了些神韵。而芭蕉出场的最佳季节，是在夏天。

中国古典诗词里的芭蕉，也大多出现在夏日场景里。譬如，南宋末年诗人蒋捷，在《一剪梅·舟过吴江》中写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春末夏初，诗人泛舟吴江，满目江南风物，特别是红樱桃与绿芭蕉，不禁令人感慨似水流年、天涯羁旅。

再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在《闲居初夏午睡起》中写道：“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炎炎夏日，何以解暑？酸爽的梅子给人以味觉上的享受，深绿的芭蕉给人以视觉上的清凉。

长久以来，江南、夏日与芭蕉，已经成了“三位一体”般的存在。不过，我总感觉，从长相看，芭蕉并非原产江南，而是自带某种亚热带海岛风情。查阅《辞海》，发现了答案：芭蕉为“多年



花颜芬芳不言中，自于豪端识春风
吴超诗并书

馨香（中国画）
张吉

生草本。具匍匐茎。假茎绿或黄绿色，高达 6 米，略被白粉。叶片长圆形，长达 3 米。穗状花序下垂，苞片红褐或紫色。果肉质，黄色，有多数种子，不堪食用。原产日本琉球群岛和中国台湾。秦岭、淮河以南常露地栽培供观赏”。如此说来，江南已经接近芭蕉生长极限的北缘。它不知在什么年代，被什么人引种到江南，从当初人们眼中的奇花异草，转变为习以为常，进而不可或缺。

不过，依旧有人对芭蕉充满了好奇心。李清照写过一首《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遥想当年，大宋北方沦陷，山东姑娘李清照逃难到江南。见惯了大梨大枣的她，“窗前谁种芭蕉树”，初见芭蕉，对于如此长大的枝丫花果，自然是感到新奇。我们前面说过，芭蕉栽培于秦岭、淮河以南，这秦岭、淮河正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

芭蕉的美，在于春天蠕虫的、嫩绿的新芽；在于夏日舒展开来、肥绿的、巨大的叶片，在于紫红色的花瓣和嫩黄的花蕊，真可谓“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清”；在于秋冬季节半枯半绿的可怜模样。芭蕉的果实比香蕉小，“不堪食用”，不知有哪个调皮的孩童尝试过？

夏日庭院里，不论日头多么毒辣，有了芭蕉，人们马上就进入“心静自然凉”的境界；如果是在雨夜，那么请做好心理准备，那雨打芭蕉的滴滴答答，加之李清照国破家亡的心境，可真是要令人枕上辗转转到三更。

槐树下

戚泰贵

槐树下，是一个地名；槐树下，在乡下；槐树下是我儿时难忘的一段记忆。

那年我还在读小学，放暑假了，爸妈说到你三姨妈家去玩吧。我一听三姨妈家在乡下，可以看到与城市不同的景色，可高兴了。马上吵着要去。

过了几天，爸爸真带我去三姨妈家了。从上海一个很小的火车站乘火车，大约一小时到嘉善火车站。下了火车，大约走了一小时来到我三姨妈家。

槐树下，一个怪怪的名字。走过一座小石桥，在桥的左边有一条乡间小路，走了没几分钟，就看见一棵高大的槐树耸立在远处，槐树旁有一条小河，槐树下有一排房屋，姨妈家就在这里。我明白了，为什么姨妈家的地址写着“槐树下”，真的在槐树下。

三姨妈家房屋的河水清澈见底，许多不知名的鱼儿在自由地游泳，我还看见几只青蟹在水中缓缓挪动。姨妈家四周全是绿油油的树木花草，旁边还有一个小竹林。在我的眼里，姨妈家就是人间仙境。清晨，薄雾笼罩着整个村庄，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远处不时传来高亢的鸡鸣声和阵阵犬叫声，耳边传来知了的鸣叫声，还有那不知名的鸟儿在树枝上唱着欢快的歌。河边，鱼儿在不停地游动，一只螃蟹正缓缓地爬出河岸……

姨妈居住的魏塘镇似乎不大，从家中出发大约走半小时不到就到镇中心了。镇中心有一个戏院，我记得姨妈带我去看过一出戏，名字叫《血手印》。

我的三姨妈是做炒货小生意的，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家中不停地炒各种瓜子，有时也炒豆子，我吃过，味道挺好。一清早吃过早饭后，姨妈就推着手推车，装上前一天晚上炒好的瓜子和五香豆到城中戏院旁摆摊，我有时也和她一起去。姨妈的生意还真好，尤其晚上，来看戏的人多，许多人都来买瓜子、五香豆，有时收钱都来不及。

有时候，姨妈去摆摊了，我就在家中看书。姨妈因为售卖瓜子是要纸张包裹的，所以家中收存了许多报纸和各种书籍，我就一本本看过去，度过一天的时光……

时光荏苒，一晃六十年多过去了。我的三姨妈早已仙故。我在梦中常常看见那小小长长的小河，姨妈家旁的那棵槐树，那不能忘却的名字：槐树下。

片段 华叶

傍晚，从花市带了几枝百合回来，插在花瓶里，是对喜欢的季节的迎接。

做了皮蛋瘦肉粥和蚝油生菜，清爽而营养有味，加上好友带来的奶油小方，初秋的味道浓郁了。想着刚才和好友聊起的书，虽然还有书在途中，依然在网上下单又买了几本书。鲜嫩花朵和绿叶，烘托着秋天的气息，旺盛而饱满。

灯下，一杯菊普，一本好书，夜色温柔。

一杯卡布奇诺相伴，我静静地坐在北外滩最美书店落地窗边，窗外是停靠在港湾里的几艘白色游艇，浦江对岸是东方明珠和陆家嘴高耸林立的玻璃大厦。晚霞下它们散发着上海独特的气质和柔光。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新书沙龙，主题是“如何抵达一个世界——《失落的卫星》”。

我慢慢翻开《失落的卫星》，我问自己为什么上海书展推荐的 100 本书中这个主题会如此吸引我，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的心告诉我，这个作者很特别，很像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他去了很多星球，见到许多不同的人，他讲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我因好奇而来，因好奇而读，正如这位“小王子”因好奇而走进中亚一般。

七点半夜幕降临，浦江两岸灯光璀璨，嘉宾主持索马里、作家张明扬和《失落的卫星》作者刘子超共同开启了本次沙龙的主题。

地图上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枢纽，而今却是我们最陌生的邻居。前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就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能性的迷茫，因为当地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却无法走出去。

张明扬非常欣赏刘子超写作时运用的白描手法，更佩服他获得当地人信任和接纳的能力。刘子超说：“当地人把我看作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人，因为很少有

刘霄

历史和未来有怎样的认识？带着这些好奇，刘子超决定探索中亚，书写鲜为人知的世界。

我翻开手中的《失落的卫星》，书中的章节正是按国家分组成了五条线，分别讲述了近十年刘子超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旅行见闻。

索马里说，她读《失落的卫星》时能感受到中亚人有被困住的感觉。刘子超说这种被困的感受更像一种没有任何选择和可

外国人去他们那里，他们有被倾听的渴望。”

读者互动环节也十分精彩。有读者问刘子超：“你的旅行写作是上班吗？旅行中与当地人的对话你是靠大脑记忆的，还是每天都做笔记呢？”还有一位 70 岁以上的资深老读者，从他腿上的笔记本电脑和提出问题的精细度就足以看出是做足了功课的。最后一位读者问出了我本想问的问题：“在旅行中你如何处理自我的孤独感？”刘子超回答：

“回到旅行的初心，我就是想为迷茫的生活找一个锚。”

我在现场买了一本《失落的卫星》，排在最后一个让刘子超签名留念，这让我有机会问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人和故事到底是哪一篇？”他告诉我：“是一个女孩儿，她叫佐伊。”

上海书展季的每一场活动就像一次人生旅行，让我们走进写书人和读书人的世界，在这里我们遇见同类人。今晚的子超身穿着一件绿色的体恤，戴着一顶旅行遮阳帽，缓慢平和的语速语调 and 淡淡浅浅的微笑，正如同他的文字和故事一般。

今夜，我看见一个最真实的人正用自己的生命讲述着最真实的中亚故事。

十日谈

别样的书展
责编：殷健灵

天参与的活动，弥漫的书香让我想起大溪地毛利人的“诺阿诺阿”。